



方舱里来了三位艺术家

我们的软肋 骗子的商机

□ 李强

骗子可能是最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人。前一段时间，河北一所幼儿园开展防疫演练，陌生人拿糖果、零食，都动摇了小朋友们的警惕心。没想到，一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，喊出一句“小朋友们，做核酸啦，拐走所有人”。这样的演练招数在西安、重庆也都成功了。

骗子知道我们有什么、爱什么，也知道我们缺什么、怕什么。那些人性的弱点，一旦与制度的漏洞一同被他们窥见，商机就来了。紧接着，他们着手设计圈套，琢磨话术，寻找目标，布置陷阱，伺机捕猎。

这几年，做核酸变成了一件日常的事，而很少人对这种日常生活保持警惕。今年7月，真的有人买来防护服，在南昌火车站站口伪装成防疫人员，以检查核酸为由，成功骗取旅客信任，并借机操作旅客手机，分6次转走1.7万余元。

骗子们总是能够在不同时代，根据人们不同的偏好或恐惧，制订出与之匹配的骗术。有迫切情感需求的男女，容易掉进骗子打造好的“杀猪盘”；一些千方百计想要男孩的家庭，说不定会遇上江湖骗子的“包生男药丸”；一些老无所依又想老有所养的人，至今仍被困在骗子设计的各式“养老骗局”中。

如今，新冠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，骗子也是。2020年疫情刚来那会儿，人们在药店前排起长队，囤口罩与药物，连医院的防护物资都很紧张。有骗子就曾宣称自己有口罩，拿到购买定金后，拉黑买家跑路。紧接着，紧俏的口罩生意，也成为骗子口中“投资”的理由。

那些精明、善于伪装打扮的骗子，总在不不经意间，制造一场让你有破财风险的相遇。有时候，这种伪装打扮不需要什么成本。不过是一套防护服，两三句我们听惯了、甚至听怕了的话，就在不知不觉中拿捏住我们的心理。

据媒体报道，11月13日，家住湖北十堰的一位女士被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知，在北京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，将有人接她去隔离。她表示自己没去过北京时，对方报出了她的身份证号。

随后，她听从了工作人员的安排，帮她报案，并将电话转接到北京市公安局。而电话那头的警方声称她卷入了洗钱案，需对其资金进行核查，要求她将自己的钱转入指定银行卡内。等到3天后，她打算索要自己的钱，警察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。

这是电信诈骗的旧酒，还在疫情防控的新瓶。近期，类似的骗局还在浙江舟山、山东淄博等地上演过。有人被骗子判定为密切接触者，最终骗走12万元。有人被骗子通知有防控区行程，被骗走23万元。被骗时，骗子们的话术还有半个小时出核酸检测结果、有新特效药、交保证金可以免于被集中隔离等等。

疫情进一步，防控措施进一步，骗子也进一步。我们害怕新冠病毒以及它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，比如后遗症、歧视、居家隔离、被封控、等等。这一波疫情中的不幸遭遇，则会成为下一波疫情来时，人们恐惧的东西。恐惧就是我们的软肋，使我们一不留神，就可能掉入骗子提前设下的各种圈套。

我们都知道，以平常心对待疫情，才能少踩到陷阱。但这种平常心，取决于对病毒理性科学的认识，也取决于疫情防控措施的科学性、精准性。没有人为营造的恐慌氛围，就没有恐惧心理滋生的土壤。

我们看到，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，在不少地区都得到了落实。纠正不科学的“全员核酸”“整治封控”“随意静默”等行为，恰使我们免于被“层层加码”的恐惧，免于就医和出行自由被随意限制的恐惧。

但能做的还有很多。给社会建立起隔绝骗局、免于恐惧的“免疫屏障”，要靠良好的心态，也要靠不断整治防疫中出现的各类问题。否则，漏洞里总会有骗子钻进来。

今年4月，就有两个骗子身穿防护服冒充防疫人员，在江西临川某小区，从一位居民的银行卡里转走5万元。骗子声称，该居民曾到过中高风险地区，需采集核酸并登记基础信息。随后，骗子熟练地采集了核酸，并在登记基础信息时向居民索得验证码。防疫人员离开后，那位居民收到银行发来的短信时才意识到，自己见到的“防疫人员”原来是骗子。

其实，一些地方已经通过给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配发疫情防控工作证，规范疫情处置的过程。但也有些地方，相关工作人員上门贴封条或装居家隔离的门磁时，并不出示相关证件，或相关文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，应当不少于两人，并出示执法证件，填写卫生执法文书。但很多时候，这些制度和程序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

当疫情形势严峻，会有许多社区工作人员、警察、甚至保安等参与疫情处置，面对的情况会更加复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明确并规范执法的程序，就显得尤其重要。如此方能避免出现防疫人员身份真假难辨的尴尬状况。这样才正如整治“层层加码”一样，同样能使普通人免于掉进涉疫骗局的恐惧。

骗子是禁不绝的，也是抓不完的，但警惕是可以提高的，恐惧是可以消除的，制度是可以完善的，疫情防控上的漏洞也是可以修补的。

制度完善一点，则顾虑与担忧少一点，程序正当一点，则担忧与少一点。机会少一点，我们就少一些被骗子拐走的机率，也少一些给防疫大局添乱的事。

天，陈雨还在为开幕式做准备，心情紧张，第二天，要出发的前一个小时，他被拉到方舱。

陈雨解决不了这种“随机”，只能选择“积极面对”。他在房间的椅子和马桶上贴了两张笑脸，前者是正常的，后者则是被扭曲的。陈雨给这两个作品取名《笑脸相迎》，寓意“在随时发生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当下，保持乐观”。

方舱并不能隔绝一切访客，陈雨碰到过蚊子、苍蝇和老鼠。他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“除四害”爱国卫生运动，当年扑杀动物，一度打破了生态系统的平衡。在方舱里，陈雨打印了这些动物的图像，贴在窗户与墙角，作为一个“提醒”。

在“隔离群”，管理人员会把监控拍下的违规出门行为截图公之于众，用四川话提醒：“xxx房间的，你赶紧进去，当这里是菜市场啊？”陈雨收集了一些截图，打印后放置在卫生间镜子的对面，作为作品《楼管胖虎》。

他这样解释这个作品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权力关系被打破，这是一种相互的观看。

方舱停在原地，但人开始流动

编号2232的杨洋，也是第一回踏入方舱。

隔在方舱里的杨洋用指甲刀把纸杯剪成爱心形状，取下矿泉水瓶的盖子和商标，裁下一次性筷子包装上的卡通形象海绵宝宝和“吃好喝好”的字样，搭配酒精消毒棉片、桶装方便面包和医疗废物塑料袋，在墙上拼出一个巨大的“万花筒”图案。

这名不到30岁的年轻人表示，他试图拆解那些包装上常见的“符号”，通过再次组合，形成看似严肃的图腾符号，但又充满“童真趣味”。

11月16日早上，天气清朗，隔离人员2228、2230和2232拎着行李，走出房间，路过刷着“解除隔离”“红漆字样的铁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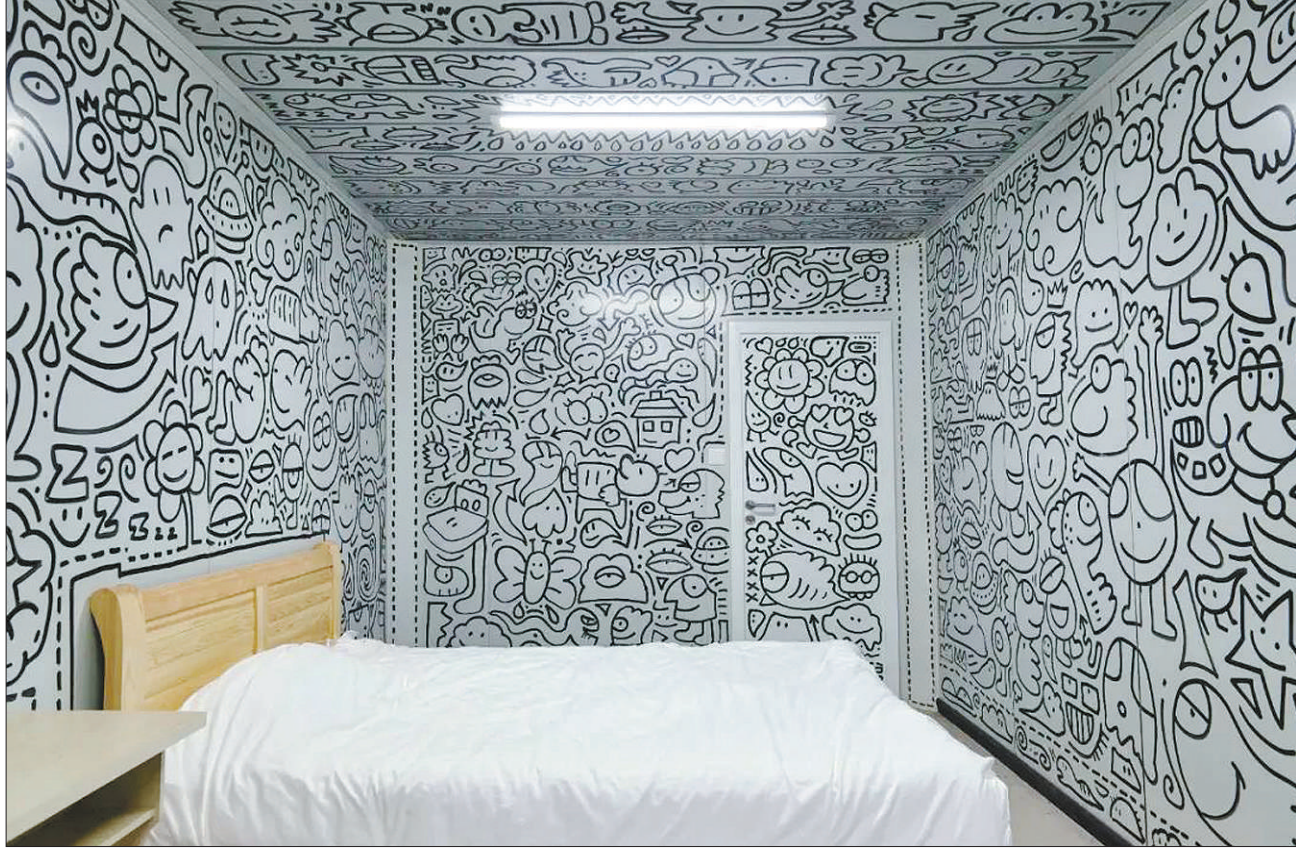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又做回孟立超、陈雨和杨洋。艺术作品被留在原地，等待下一位观众。杨洋的万花筒，其中一部分是拿牙膏和洗发水调制的液体粘上去的。他走的那天，临时的黏合剂开始失效，很多小人的图案碎片掉了下来。

事实上，3位艺术家迟到的那场艺术节，有30多名参展人员被隔离。恢复自由后，他们一起吃了顿饭，继续参展。艺术节持续一个月，陆续有人离开。直到孟立超把公众号文章发出来，很多朋友才知道，原来他们在方舱里办了一个“正经”的艺术展，用诙谐的方式对现状发声。

孟立超想起，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曾在其著作《艺术哲学》中写道，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是时代凝练而成的，就像不同的自然环境，会生长不同的植物类型一样。孟立超说：即便我们表达的个人情感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也是一种环境和场景的映射。

解封了，陈雨想继续“做事情”。他原本计划11月21日回北京，但19日早上，他听说自家所在的楼栋发现核酸混检阳性人员，陈雨不想回去接着隔离，又计划去别的城市中转。杨洋则打算过一段时间后，返回广州。

曾在方舱临时停留的人，开始流动，但“方舱停在原地”。孟立超说，他们上午走后，中午就有新的人住了进去。



孟立超的作品《方舱波普》。

盛，歌声能断断续续持续一天。房间外走廊有24小时工作的监控报警器，许多“动作”都会触发报警，如环境消杀、垃圾处理、外卖送餐、核酸检测，或是谁耐不住寂寞去遛弯儿。

请注意，您已进入监控区域。孟立超把这种警报声当作闹铃，听见了，就知道该做核酸或吃饭。

他试图在这样的生活中寻找秩序，比如办个有体系、完成度高的艺术展。孟立超的想法，与一起隔离的陈雨、杨洋一拍即合。隔音条件不好，3人交流时，几乎不用着手机，隔着墙说话都能听见。他们商量艺术展命名，陈雨想了个“方舱孤儿”，孟立超听成“方舱过了”，比“孤儿”积极向上，就这么定下来。

3人分头去筹备作品。

孟立超耗时两天，完成了房间涂鸦《方舱波普》。够不着天花板，陈雨就站在凳子上，仰着头，画一点儿，下来，挪动椅子，上去，再画一点儿。他因地制宜，在靠近床的部分画睡觉符号，在洗手间画盥洗符号。

画一两个小时，他就看会儿书，或躺床上休息，密密麻麻的涂鸦在他四面八方。孟立超一度觉出讽刺的意味。

波普，本来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艺术形式，欣赏者却只有他自己。

在另一组《医疗废物》作品中，孟立超把明黄色的医疗废物存放袋贴在墙上，用手机和电脑屏幕打出黄色、红色的光，自己站在最前面拍照。画面中，只有背景的“医疗废物”醒目，人暗到只能勉强分辨出形状。孟立超说：没必要把人照亮，我们代表的是一个群体，个人只是其中之一。

孟立超住在二楼，每天都能听到一楼有人在唱歌，那位“大哥”精力旺

哪儿？他做过什么？最后将其命名为《痕迹使我沉思》。

3年前，在郑州一栋写字楼，孟立超等电梯，门开了，里面没人，只有一串白灰印下的脚印。孟立超立即拍下了这“戏剧且神秘”的一刻。2019年的写字楼与2022年的方舱，时空仿佛发生重叠，脚印的主人都消失了，拍摄者见证了变迁。

在方舱，他与音乐人好友一桑，共同完成声音装置作品《娱乐至死》。电子音乐糅合严肃的警报声，配上代表健康码的红黄绿光。

作品完成后，孟立超把两台电脑分别放在卫生间的毛巾架和马桶盖上，开始播放。卫生间内的装置，都是反光能力强的白色，电脑中3种颜色的光，在画满涂鸦的毛玻璃上不停闪烁。请注意，您已进入监控区域”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回荡。

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被穿透。孟立超调侃，（这里）像一个club（夜店）。

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，保持乐观

编号2230的陈雨说，自己变成了一只“甲虫”。

但他认为，这不是对卡夫卡《变形记》的拙劣模仿。刚踏入方舱时，他没觉得自己“变形”，周围住进来的人，有人打麻将，有人刚从西藏回来，有一些刚集中隔离完，又面临新一轮封闭。

某一天，陈雨开门拿饭。有人看到他后立马把门关上，等他拿完，才敢重新打开门。

陈雨能理解，人们惧怕病毒。但他还是不可避免想到卡夫卡最负盛名的小说《变形记》中，人与互相关系的关系：一开始，变成甲虫的主角，吃人的东西，

跟人交流，后来，慢慢变得害怕听到脚步声，没什么食欲，爬到床头发呆，进而，变为一个被遗忘的人。

陈雨把这种体验投射在《失衡房间》作品中。他拍摄了房间照片，用电脑贴图、布光，再将一只失重的甲虫置于房间中央。

和孟立超一样，陈雨也想象过这里曾经的过客。他观察到，窗户的栏杆被掰弯，凹陷处还缠了很多长发。陈雨猜测，上一个临时居住者，可能经常把头伸出透气，每次钻出去（头发）都会被夹住。

他在房间里阅读哲学史、艺术史的材料，记下随机产生的灵感。陈雨的房间在孟立超和杨洋中间，能听到孟立超放音乐、杨洋聊天。陈雨有时甚至感觉“挺惬意”，隔离变为某种“契机”，让他慢下脚步，重新建立人与人的连接。

他祖籍福建，儿时随着父母迁居河南，在那里度过童年，又到北京学建筑，毕业后去过台北、广州。2017年，他回到北京定居。疫情之下，陈雨将自己的流动状态概括为“游牧”，离京的旅程，时不时会被弹窗，然后解弹窗，再出发。

由于做建筑类工作，陈雨习惯做计划，即便生活充满“不确定性”。他每天写下后序日程，计划表有变，会随时调整。他认为没有计划，人会感到空虚。

就像划船，假如你知道往哪里划，就算控制不了天气和洋流，还是可以一直朝着那个方向。

在方舱，他将被子卷成鸟窝的形状，把3枚“长相端正”的煮鸡蛋放在上面，形成作品《温床上的熟鸡蛋》。他还一度想找生鸡蛋来孵化，最终放弃了。

这是对“虚无和无聊”的一种反抗。熟鸡蛋孵不出小鸡，通过对“无意义”的呈现，陈雨试图表达，有时候“希望”（孵出小鸡）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。

这次被隔离就在他意料之外。头一



离开方舱的人会经过喷涂了“解除隔离”字样的铁板。



《方舱过了》艺术展宣传海报。



陈雨的作品《温床上的熟鸡蛋》。



杨洋的作品《无题》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电子榨菜，下饭吗

回来捧着饭碗看。日本动漫里的“泡面番”，时长大约在3-6分钟，正好够泡好一份泡面。现在，视频无论长短，文章不限题材，只要是能让人在吃饭时感到愉快，就是好“榨菜”。

互联网上的“电子榨菜”品类丰富，任君挑选。私人口味不同，带来的佐餐体验也不一样。有人吃饭喜欢看男女主谈甜甜的恋爱，比自己约会吃饭更香，有人爱跟着美食博主一饱眼福，看看烧烤串里的人间烟火气；有人喜欢带来5分钟快乐的脱口秀，跟着感慨当前的生活状态有“中悲、大悲、超大悲”；有人在一顿顿外卖中把“那年杏花微雨，你说你是果郡王”唾摸了108遍，还有人偏爱“重口味”，吃一顿饭，要看法医秦明解到一

次尸体。更有浙江人民表示，自己的“电子榨菜”是《1818黄金眼》和《钱塘老娘舅》。古人规训“食不言，寝不语”，在现代医学中也有科学数据证实。但“朋克养生”的年轻人显然不以为意。相较于吃饭本身，如何让这段空闲时间不那么寂静无趣，成为多线程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有人陪伴吃饭自然是极好的，但“实体”朋友在当代属于奢侈品。一个人看电影、吃火锅、去医院已不新鲜。有人在社交平台分享“一人吃火锅怎样做不被服务员放玩偶”“一个人吃饭去厕所，餐具怎样不会被收走”。

一个人吃饭的缺点在于点菜，你看着菜单上的好几盘大菜垂涎欲滴，但肚皮提醒你“不要”眼高手低，最终点的依旧是

老规矩“鱼香肉丝盖饭”。甚至有人发明“戏精吃法”，即使是泡面配肠，也可以配上期待的眼神、努力的撕咬、拼尽全力的咀嚼、意犹未尽的留恋。反正没人看见，假装热闹，过好真的寂寞。

也有些孤独来自害怕“餐桌社交”。这时“电子榨菜”就派上了用场，只需要掏出手机，耳机一戴，任凭领导从身旁走过，也可以装作沉浸于视频，避免眼神接触，还能让试图在餐桌上共话工作的同事兴趣离开。

不仅仅是“电子榨菜”，应该叫“电子陪伴”。网友们如是说。当代人独居比例越来越高，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，2020年一人户家庭超过1.25亿。“电子榨菜”在逐渐程式化缺乏乐趣的三餐中隔

出一个虚拟空间，它让我们短暂逃离现实世界，以影像、文字、声音为陪伴，获取口腹与情感上的双重满足。

在家孤独，想要更进一步感受连接，逛5分钟豆瓣小组，可以尝尝你的“电子榨菜”吗？即可满足。必有一群网友热情地给你推荐各类“下饭必备”视频，在彼此分隔的空间里，收获某种心意相通的共鸣与快乐。

2012年开播的日剧《孤独的美食家》中，名叫“五郎”的大叔在屏幕里独自一人探访小店，专心而安静地吃饭。那种在纷乱世界中安然享受美食的状态，仿佛在告诉年轻人：吃是一种哲学，也是一种信仰，任何理由都不足以干扰进餐。即使没有社交或虚拟陪伴，一个人也可以好好吃饭。

这需要强大而富足的内心力量。“电子榨菜”终究是“榨菜”，作用是“下饭”，在碎片化海洋里获取信息，吃到多么有深度的精神大餐似乎并不容易。年轻人需要的，其实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快乐。饭很好吃，剧很好看，吃完还能继续在生活中战战兢兢。

□ 余冰珂

打开饭菜，挑选视频，开吃。
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这都是我每日吃饭的“标配三部曲”，重点在第二步。热腾腾的饭菜到手，可不能着急吃，必须选一个自己最想看的视频搭配。有网友调侃，吃饭时没有刷到一部称心如意的剧，这顿饭等同白费，你吃下去的不再是饭，而是一阵空虚。

网友给这些“下饭”视频、音频和文字起了一个新名字——“电子榨菜”。

“电子榨菜”不是个新鲜的概念。学生时代，中午12点的“少儿频道”里有《中华小当家》的身影，最适合中午放学



杨洋的作品《万花筒》。